

卷首语

余 斌

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今已走过三十年的历程。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,我们的《跨文化对话》亦在此大势中应运而生,不觉间已走过十年的路。“对外开放,对内搞活”曾是我们的国策,看去“内”、“外”有别,实则前提都是思想的解放,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对话都有赖于一个开放、宽松的环境,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就更是如此。

本期集稿前夕,“跨文化对话暨丛刊创刊十周年庆研讨会”在南京举行,本刊亦特辟专辑以为纪念。乐黛云先生的访谈文章可让我们明了《跨文化对话》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办刊方针,其他各篇均为研讨会上的发言,其中有对真正的“跨文化态度”的辨析,亦有中欧论坛实践问题的探讨;有对杂志十年历程的回溯,亦有对建立学科的设置。不同角度的讨论背后,则是对人类存有普世价值的信心。要而言之,是回顾,也是前瞻,其意亦正如鲁迅先生为《莽原》所拟发刊词中所云——“忠于现世,望彼将来”。

王元化先生是老一辈中力促思想解放的关键人物之一,他在20世纪80年代倡导的“新启蒙”,至今仍是未竟的事业。元化先生的去世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重大损失,固无待烦言,其思想遗产的继承应当是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。本期特编发纪念特辑,更有其特别的理由:元化先生是本刊学术委员会的委员,自创刊之始,《跨文化对话》一直得到他的关心和支持。该辑中他与林毓生先生的对话,是他生前最后的长篇谈话,可视为他就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现实的感言,体现出他对中国问题坚持不懈的关注,其背后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令后辈感念,他的思考和焦虑,林毓生先生对大陆思想史研究被边缘化的担忧,则尤值得我们深长思之。该文由林毓生先生细加审订后交予本刊,系首次全文公开刊布,在此我们也对林先生的信任表示感谢。童世骏先生《拉赫玛尼诺夫音乐中的镰刀斧头》一文固为悼念之辞,却不止于寄托哀思,里面有作者对元化先生几十年心路及学术理路的同情的了解,以及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思索,关于王元化与冯契两位先生治学路径及理路的比照,尤有启发意义。

“中外文学交流史”是钱林森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,在编撰过程中关涉的观念、方法问题则远非“项目”所能限,“圆桌笔谈”即是本刊策划组织的一次讨论,发言者角度不同,各有所见,“主持人语”中已有分梳,兹不再赘。

“前沿碰撞”与“说东道西”均为常设栏目,其中叶舒宪、周宁两位先生的文章均为用心用力之作,读者自当识之。

本期付梓之际,2008年已将过去,《跨文化对话》将步入她的第二个十年,希望我们能一步一步,坚实地走下去。